



特別  
^19  
3314  
2





桃源縣卷之二

桃源縣二本

八19  
3314  
2



朥  
源  
縣  
二



哉幸弟兄所見施公如此相問兩個人從上磕頭梁大綱口尊欽差  
在上若據大人這般問法與龜源縣的官問的無異那豈不冤  
死奔人弟兄再者奔人家寡母妻兒僕婦女工等共二十四口皆  
被知縣殺害從聞欽差斷事如神無不知曉幸蒙蒼天垂佑  
大人把奔人弟兄傳至淮安我弟兄得見青天可明冤枉願  
大人功候為代說罷弟兄二人一齊叩頭施志了說一家被害怎  
麼是知縣弄死本院不明必須把已往之故明白說來本院好  
給你分割其情辨明冤枉



梁孝人

聽見賢臣如此問

往上海頭尊大人

大綱叩首開言道

尊声青天在上听

孝人祖居桃源县

梁家庄上有門庭

孝人的

先父早已身辞世

只有老母在家中

祖遺田園足敷用

堪可度日不贫穷

弟兄二人愛練武

馬走騎射拉硬弓

幸喜弟兄皆中举

心想上進挣功名

月内二十晚飯後

外边来了一个人

口称来把举人找

手内擎着書一封

那人又提六合鎖

鄭姓叫他找举人

回大人

元有表兄他姓鄭

却与举人是至親

開店為生心向熱

举人的

姑母早已赴幽冥

相隔不遠常來往

兩姓彼此惡親情

我听表兄有書到

連忙迎接出大門

見了那人問名姓

他说是

姓唐假客名廷俊

因為回家探親

路過令親承美意

懷中取出書一封

举人接过拆開看

果是表兄一信音

上寫着

假客路過三官廟

幸喜沒有遇強人

若到前去進至店

假客难免有灾星

表兄向熱將他救

故此寫書給此人

他叫我



晉下假客唐廷俊

存住一夜再起身

送出界外方才安

那个人

無事回家定感情

奔人看出留假客

皆因看有鄭表兄

驢子拉進馬棚內

行李搬入書房中

又想着

濟困扶危是男子

救人之難丈夫行

酒飯款代唐廷俊

讓他安歇在房中

奔人弟兄也預備

惟恐強人追客人

回大人

那夜尚未交三鼓

只听外面有扣戶的

奔人忙令家人看

開門

進來強人一大羣

回青天大人奔人料着眾寇再不歇心必來追趕作下準備果然  
天未交三鼓只听外面扣門聲音凶緊奔人令家丁將門開放從  
外面進來了十數个強人各持刀鎗棍棒奔人將他們讓至大廳  
坐下明知那十數个人是強盜來追那假客故意問他到此所因  
何事如是缺少盤費情愿奉送銀兩想他豈有不應之禮

回大人

為首強盜開言道

他說是

梁家弟兄仔細听

我等乃是肅林客

專劫徑高買賣人

那一个

客人他的行李重

被奪賄首就不輕



皆因我步去看見 回來所見小卒云 故此趕到六合鎮

客寓之中间店東 鄭典祖 他說沒在店中住

梁家庄上去探親 我亦隨後趕到此 你弟兄

不用多說敵那人 奔人去奈陪笑臉 對着他們把話云

舍親住在我家內 前來探望本是真 你弟兄

趕來也沒別的事 想來不過為劫良 說着又叫人設法

送後面 掣出白良正刀封 情願送給眾強盜

那知強人到不應 他說是 慢说你恰良二百

就恰二千枉費心 敵出那人沒的講 如若不然要動嗔

奔人聞听心不悅 對着他們代怒云 我就說

二百良子賞你們去 好！掣去是正怪 想見那人弟不能

回大人奔人与他話不投机在廝下動起手來了數个強人竟不是

奔人弟兄的對手被我二人砍傷两个餘者不敢動手苦哀告

奔人念他昔素日不來侵犯不忍送官施老下說這就是你一錯難

免慈悲中要生禍害梁大綱說大人的天才何嘗不是奔人叫

他們將那两个省傷的抬去了到次日天明時對着假客說大料



自強人們四散前途無事你只管放心去罷

梁大綱

說有付又將頭叩 口尊欽差在上听

賊人退去去了事

我弟兄

打發假客去登程

素日間

常不歸卧室睡

弟兄廂房把身存

是夜睡至三更古

忽听院中响一声

举人驚醒披衣起

連忙叫人先点灯

大勇两个出房看

一件全事罕驚人

两棵首级在当院

血淋

辮子拴在兩人頭

举人弟兄心害怕

难解其中就里情

一定是

扶仇在心懷私恨

遺福不吳暗害人

掩埋犹恐有後患

進县报官礼正通

先把那

地方叫来言就里

两顆人頭布袋盛

三人一合進县内

直闹到大天明

施公听到这句话

坐上開言叫大綱

这又是你行的錯

武夫到底不深沉

進县报

何用弟兄二人去

當留一个在家中

大綱听说將頭叩

大人此論果高明

弟兄两个全進县

那知家内有灾星

老与火

二十四口盡喪命

可怜男女尽傾生

举人说列傷心處



弟兄倆一齊悲啼落泪痕

梁大綱提到家中之事弟兄二人一齊傷感施老丁说你弟兄二人全  
地方振官是怎樣回的知县是何回法梁大綱說回大人奉人進县  
正遇县尊升堂理事奉人弟兄上堂行礼就将实言相訴谁知道  
县官不信只說奉人弟兄將人殺害將尸藏去融人頭想來洗清  
怎得能旁說有叫人驗看首級果是刀傷將人頭復又包好叫人  
把奉人押起他說代本县行文把你二人的奉人革退再行審問  
賈知县 不信奉人回的話 說我弟兄暗行凶

代哥本县行文去

詳草奉人退衣中

那时節

当堂之上嚴行審

不怕你俩不招承

說自以付先押住

知县退坐掩中門

奉人弟兄班房坐

思前想後暗生噴

細思量

县官胡塗真可惱

為何押起我二人

奉人正自心犯想

班房外

走進一人面代春

这个人

官府跟前狠潑臉

桃源境内盡知聞

催取不粮常見面

少有相識却是真

進房見礼者坐下

皂隸支開餘者人

甄得金

巧自奉人開言道



貴昆仲留神仔細听 這場官司非小可 此乃是

人命干連別當輕 雖不是你將人害 首級現在你院中

這件事 你每弟兄須看破 若不明白了不成

两个举人非容易 莫把功名看的輕 方才具状对我講

说你豪富有金良 俗言說 响鼓何用沉槌打

明人不必細言真 你若疼錢看不破 到口怕

事到臨頭悔不能 賢臣听到这句话 不由的怒氣把心攻

口中只把賈狂叫 把一个害民的賍官嚇着了魂

施老丁听梁大綱之言說皂隸甄湯金的來意是恰知其作过付  
的话不由心滿面生嗔往下開言說梁大綱那皂隸对你所說之言  
須要明白訴將上來是他说举人的这件事非同小可俗言寧  
打真賍案犯不打人命干連你自己想了你每两个举人值几个  
錢再者县官也知道你家豪富若不賄破些兒这个事情惟  
恐难以結案你我却是一县的鄉民我却是为好大人的天恩奉  
人听甄湯金之言心中犯想若不花不具呈若詳革了举人如  
何是好没奈何只得問他可以花費多少他说太下方纔对我说



梁家富足这件事提得想他两吊小钱可以了结奉人想两吊不  
不多只备早完此事奉人並不敢駁回当面应允回大人两吊钱  
敢则是二千两君子呢奉人如何肯用就送二百两说直添到六百  
两甄皂隸执意不允他说少了一千两不能结事奉人的心中一恼  
我说一个大小也不花着他把我弟兄怎样甄皂隸他亦有了气  
出班房而去

梁大洞

说到其间将头叩

贤臣闻听大动嗔

代怒叫声贾知县

你过来

本院有话要问明

貪官去奈口答应

忙走几步身打躬

施老下

面上含嗔闹言道

贾令留神听我云

奉人進县将你报

就当究情细问明

他既害人将尸掩

何不連頭一併埋

你将他

兄弟二人肩押住

有意貪謀梁家<sub>的</sub>

差遣皂隸回武奉

要想梁家一千銀

给到六百还不允

你的拿手不非輕

我施某

奉旨欽差来此地

却與別官大不同

查拿貪官与污吏

剪惡安良报聖恩

似你这般坑良善

本院聞知豈肯容

贾县令



聞所連、將躬打 口把欵差大人尊 梁家兄弟進具報  
兩條人命不非輕 卑職豈去動刑問 此事豈有不訊供  
將他倆 暫留里內差人訪 真假自然要分明  
若提想這件事 奉人証言休信真 受賄貪贓罪不小  
卑職焉敢那般行 求大人 千萬休信傍人語  
卑職實去受賄心 賢臣聞所微冷嘆 下在那

坐上開言把話云

施公所賣話之言不由的微、冷嘆說你不用巧辯若去對証你

焉肯招認自然有叫你實招的時候人奉有把梁家庄的地方叫  
來是下役卷應不多一時將地方代至當堂向上跪倒他自己說  
小的是梁家庄的地方李明給大人叩頭賢臣說你是梁家庄  
地方月內二十六日夜间梁家與賊相持你可知道不知呢

李地方 見問往上将頭叩 口內連、尊大人

二十六日那夜內 梁奉人家 與賊相持不大的

次日小的聞風信 沒事何必細追情 二十八夜天未亮

奉人的家丁把小的尋忙到他家問來歷 他說是



被人將人頭擲院中 三人進具舍去報 具主一堂無問明

回大人 事情去信住在具 小的為敢轉村中

後來之事不知曉 不敢虛言是實情 口尊大人連叩首

賢臣聞听心內明 吩咐地方先下去 李明磕頭立起身

退下公堂且不表 忠良開言叫奉人 梁大綱

方僂言說賈知具 害你一家老少人 此語本院竟不解

你須揚孔據實供 奉人听说將頭叩 口尊大人請听明

皆因為 看見人頭將反報 一合地方進衙門

誰知具主要想賄 完事須得一千良 還到六百他不允

因此被押在班房中 这一夜 僂死了我家<sup>老</sup>火<sup>三</sup>刀<sup>足</sup>

回大人具主若不想奉人的良子放我兄弟二人回家焉有這場

滅門之禍因他扣住奉人兄弟二人是夜奉人的老母妻子僕婦

皆僂被人殺死次日幸虧鄰居前來送信奉人兄弟僂得知曉

哭了个死去活來大人想若不是被具主押留在具焉有此事

故此奉人說家中俱被知具害了望乞大人與奉人伸冤擊位

凶手得報仇恨奉人的一家老幼男女在九泉之下感恩不盡



梁岸人

回罷連：將頭叩

兄弟兩個泪洒：

施公坐上沉着想

腹內顛奪自己云

知果想財不到手

終把他二人扣衙中

这一夜

岸人之家全被害

凶手定是那伙人

首級亦是他們擲

人頭掩在当院中

明是一系移禍計

岸人不知入打籠

这件事

就只可恨賈知县

因他貪賍把禍生

案情以往問到此

叫本院

何處追拿那伙人

大畧不在三官廟

定往僻處去藏踪

要拿這

不能輕獲須費事

难免週轉要勞神

施公沉着多一会

忽然巧計上心頭

忠賢了

坐上又叫賈知县

有意留神仔細听

梁家一門遭人害

这件大事不非輕

難道你也不知曉

枉受皇王雨露恩

賈知县

聞听此话身控背

口呼大人请听聞

梁家被害这件事

鄰舍稟報到县中

卑職親身去相驗

俱係刀傷是真情

派下了

附近隣居衙役等

看守尸灵加小心

就只一件去送辦

不得知

凶手是誰未找尋

施公聞听这句话



说道是

你且住口莫胡云

二十四条人命案

案情重大耽考程

你说的是

無姓去名不緝捕

梁家一门白丧生

若要都相这一案

萬歲家

不必用你这样的地方官

施大人说因定舍立文武官员所为除惡安良遇有不公不法例有明条杨律办理而今这样重案你竟敢耽延不緝拏凶手施越说越气贾珏见钦差真发怒連忙双膝跪倒只说大人天恩恕卑职缺才无用

贾知县

素闻贤臣难说话

正直去私谁不驚

聖祖佛中龍恩重

钦点他

提督漕粮代楊巡

御賜赤金牌一面

如朕钦臨四个明

自京都

以至淮安一路上

拏回貪官好几名

今日被他拏住錯

大畧这知县作不成

双膝跪倒頭磕地

只求钦差寬恕容

施老了

坐上不住微冷嘆

叫声贾珏你是所

我问你

既是有人進县报

梁家一门全喪生

这还不將岸人放

你是要定一千銀

本院之言是不是



保愛猶有你的心

賈知县

聞听此話心中怕

往上開言尊大人

未獲凶犯亦有罪

這件事

不敢強辯元是真

並無要他銀兩事

大人羞信奉人言

他本是

素有挾嫌行誣賴

終說早取要想只

望求大人垂思典

莫將誣言信作真

早取真若有此事

按律究治也愿情

施公點頭說正是

你的言詞到也道

你說並無要良事

自然有叫你低頭伏輸干心承認終是真

施老了說此時你自然不肯承認必須給你个对証那怕你招承

賈臣拿了兩支蠟叫值日的衙役有老了說差你二人同飛源具

的衙役速將皂隸甄得金傳來不许徇私急去快來該值的答

应合飛源具的衙役去傳甄得金暫且不表施老了吩咐你哥

將賈知县看守將案內人証帶下去俟甄得金傳到之時再問

此案該值人答应將知县帶下去施公退堂眾人散出不表

到次日天交申刻奉載差的將甄得金傳到淮安稟銷載差

因天晚在店中住了一宿又到第二日至衙門伺候該值的人將知县



考一千人都帶到頭目上前對門上回事的人言明門上人傳將進去  
內司回了施公公吩咐說叫外邊伺候內司傳出外邊不必細叙  
忠良立刻升堂吩咐賈知縣甄滄金帶來下役良答良把良隸帶  
至公堂以前往上跪倒自己報名說小的是飛源良忠良隸名甄滄金  
給大人叩頭施老下往下現者

公位上

賢臣閃目往下看

奪諒隸隸甄滄金

紅纓秋帽頭上帶

布袍布褂一身青

年紀約有四旬外

重眉西道大眼睛

連鬚胡須生額下

體壯身強相貌凶

施公看罷將頭點

高声便叫梁孝人

梁大綱

即忙答應扒兩步

仰面秉正向公所

賢臣後又開言道

梁大綱

仔細留神听我云

你說桃源甄忠隸

認可是這人

梁孝人點頭說是

就是此人甄滄金

忠良說前日你回我的話

對着忠隸細云

孝人後又訴一遍

忠良說

忠隸你可听明

你與知縣作過付

他的主意是你的心

今日在

本院台下須實訴

免得當堂身受刑

甄滄金又將頭叩

口內連尊大人



小的其中当良隸

应役整二子春

衙門中

当差仔細多謹慎

诸般事体皆任心

因此官府常给臉

推情理

自然是施得用的人

回大人小的应役多年办事谨慎因此敢任的官府加恩差用是有的因此上就有些小人嫉妬不说自己无能反生不忿就是小的在桃源境内鎮店村庄之中所办的公事利害些也是有之的其中就招含怨正是一人堆起百人意

甄得全

往上連三將頭叩

口尊欽差老大人

梁家举人行為惡

每年常欠粮良

他仗着

舉人應將皇粮坑

去役白枉用工

因此本官派小的

去到他家催欠良

未免有些闲言语

想是梁家懷在心

这如今

他家遭了人命事

那日来报進衙門

原是本官将他扣

大人想

人命重大不非輕

及便不是他殺害

應該分晰據實云

想必他

情虛礼愧才不辯

就当認罪在公廝

想掙活命胡言講

大人台前混供詞

誣賴小的作过付

求大人



叫他小的对虚实 过付却是银多少 到底与他见分明  
皂隸说罢将头叩 施老下 坐上闻听面生嗔  
闻言又将梁孝人叫 你可曾 历年欠过地丁粮  
甄得金到过你家内 梁大佃 口尊大人请听闻  
因裸早完是正礼 並無托欠半分文 每年的  
钱粮串票在家内 一到开徵就完清

施老下听毕又望着皂隸闻言说甄得金你可听见了奉人家  
現有完钱粮的照票为证可见得你是虚言了人果有掌嘴结  
實打動刑的人答应一个人搬着脑袋一个打谁敢狗私罗了个嘴巴  
将甄得金打了个满口流血忠良下说甄得金你的本官府有本作  
讲贿的事你不敢实供以今当堂只爱实诉

甄得金

見問往上将頭叩 連尊者天老大人

方得小的已回过

地既说

过付到是多少钱

去凭去据这样讲

大人冤枉打小人

就便是

打死小的真块地

魂到幽冥不闭睛

施公闻听心不悦

大罵奴才信口云

你在公門外应役

自然能以杖取刑



你說是

过付到是良多少

有了證據才認承

據你要良一千兩

梁大潤

恰到六百你不應

將他兄弟二人扣在

俸死一家着滿門

可憐他

男婦老幼自刀刺

雙病全是你一人

若批本院心中想

你方強盜賊人通

主使知县也是你

扣住梁家弟合兄

这如今

本院问你你不認

想滾活命怎得能

未曾強辯將刑挺

豈不知

本院为良平素中

善断古怪蹊跷事

遠近無處不知聞

依我说

不好当堂实供認

你若痴心受大刑

皂隸听见賢臣話

磕頭連三把大人尊

元来没有甚么說良的的却叫小的打那頭应

施公聞听心好惱

罵一声利嘴奴才了不成

賢臣听得魏鬼隸巧辯心中不悅伸手揪牢八支擲在案前又說

拉下去打话休煩繁又将甄得全打了四頭号大板賢臣說上案

實說甄得全說从聞大人断事如神元来就是这样問法只問

小的求大人賞下大刑求小的与梁大潤每人伸上一条腿夾起

来問那便是問法賢臣聞听不由的冷笑說批你说每人夾上



一条腿我如今偏要弄你一个难道便不污本院就是这麼个问法

施大人

说看<sub>了</sub>番了臉 满面含嗔代怒云

吩咐两边看夹棍

只听得

衙役答应喊连声

登时掩下五刑祖

動手之人那消停

上前来

拉去皂隸鞋合襪

两脚高跷八刑中

一名青衣掌位舵

西边分開授頭篋

一背一擺奏住扣

皂隸哎哟喊一声

只見他

滿臉流汗闭住氣

一名青衣用水噴

还过氣来高声叫

他将那

大人連<sub>叫</sub>几声

小的元本云此事

当堂怎叫我招承

施老<sub>了</sub>

闻听不住微冷咳

大叫如才甄清堂

你要挺刑不招認

本院台前却不能

若不審信这件事

素日清名火化冰

施老<sub>了</sub>

吩咐暫且代下去

一千人犯要<sub>信</sub>心

買臣说有将堂退

该值的

代去知县一千人

且说忠良回後面

书房歸坐叫家<sub>了</sub>

了吩咐

有人速请计于提

内司闻听那敢停

不多一时计全到

参见忠良犯礼行

施公代<sub>哭</sub>闹言道

如今却有第一宗



兩下里

二十四條人命案

連審數次未能明

本院用智細想

好容易

扣出皂隸甄清堂

怎奈奴才將刑挺

當堂至死不招承

本院生出一條計

這般如此可成功

計全聞所連說好

大人的

這條計不但皂隸招承爰保還掣住衆強人

施走了令衙役將知縣賈珏皂隸甄清堂奉人梁大個梁大勇  
店家鄭典祖假客唐廷俊地方李明押代下去賢臣退堂回  
進書房令人請千總計全來賢臣說目今現有一案走了將一  
切情由原被人的供詞訴講了一遍又說甄清堂挺刑不招的元故  
一一說了一遍計全說依大人的天才是作何辦法賢臣說如今  
本院想了一條計是這般如此故此邀請你來商議計全  
說若要如此辦法不但皂隸招出實情還可以将殺梁家的那  
伙強人掣住此案可以完結但只一件要叫別人去惟恐作不到



去處干搃愿討此差徃菴源去走一遭列公計全泰透了賢臣  
的主意不派別人必是派他前去他不等大人說出來他先討此差  
施公聞所滿心欢喜說本院也想有別人去有恐不周必須你去  
終要將印就辛苦就在今日起身修好計全答应說早取  
就走告辭施公送出書房回至自己的屋內

計干搃

回至自己住房內

急忙改扮換衣衿

登時扮作公門客

相是衙門應役人

帶了凡不為路費

不敢候遲就起身

單身独自出衙外

竟奔西方庚辛金

淮安府

至縣一百二十里

起身已交未時辰

走了不過四十里

堪：的

西方落去太陽星

奔到鎮市投旅店

歇息一宿又登程

整走一日天色晚

菴源不遠在前邊

此縣去城沿河近

計全又投旅店中

用飯之間問店主

滿面含春語語真

說道是

在下請問一件事

貴處居住有一人

店家見問開言道

客官所問那個人

計全復又呼店主

這與內

住有一人本姓甄

他在縣里當皂役

不知他家那巷居



店家連說有，此處就是他姓甄，他是皂頭誰不曉。  
三班之內屬他仁，就在縣衙西邊住，小巷之中在路東。  
甚好找，石灰門榜無二處，門牆之上有堂名。

計全聞說所多謝，承蒙指教下感情。

計千搃問准了甄清金的住處，心中歡喜歇息一夜，到次日清晨，付了店賬出門，照依店主之言，走至縣衙西邊，看有小巷進去，但見石灰門榜一坐牆門口，貼着百忍堂三字，計全看見心中暗嘆說：「這斯他又不姓張，貼這店一個堂名，兒真正胡鬧，不用說就是此處了。」

計全相前用手整戶

計千搃 外邊扣門先不表 再正鄭氏女佳人

皂隸之妻房中生 他的那 心神不定自沉音

自從嫁了甄皂隸 却也和氣過光陰 夫在縣衙當皂役

也差之中屬他能 各任官府全恰臉 好票差的數不清

若搃禮 家中吃穿足敷用 強如人家受貧窮

若依奴家愚見想 這就該 早晚焚香念觀音

就只一件不如意 丈夫為人不正行 倚仗有



縣中應役官給臉 心中自大目輕人 叫動差使去情意  
不論親朋只想只 奴在家中常之功 怎奈見夫不肯听  
他說道 就是親爹將官司 想不給錢另不能  
別的事情還罷了 他新近 又與強人盜寇通  
坐地分贓仗勢利 不知利害胡乱行 怕只怕  
將來倘若時運敗 那時再悔用石中 府里來提就不好  
不知所因何事情 不知犯了那一案 也不知  
事体輕重之案情 只但願 兇夫平安身去事

奴家情愿不吃葷

鄭氏正自沉音想

忽聽得

外面吧吧的有人扣門

甄滄童之妻正自思念夫主猛听外面有人擊户佳人不知其故  
即忙欠身出房走至街門以内開言問道是誰計全答說我姓  
計我是淮安府來的有話說大嫂請開門甄兄有信自我的鄭氏  
聞听將門開放抬頭觀看外边一个人却是公門中的打扮鄭氏看  
畢隔門相問說尊駕是那里來的我甚愿人有何事計全見  
將門開放但見一婦人年近四旬布衣布裙形容端正



計千搃

眼望佳人開言道

口尊大嫂請听真

在下家住淮安府

姓計應役在公門

我與那

皂隸甄哥相交好

犹如親弟与親兄

上府有差常相會

見了想散也不能

吃酒吃飯在一處

必是住在我家中

就只是

我却無到過尊府上

皆因沒有正事情

不知大嫂是那位

告訴我

好把來意言講真

佳人見問開言道

口尊計了請听明

了提的

甄姓他是我當家

的人

不識尊駕望寬恕

今至舍<sub>下</sub>有何因

計全聞听婦人話

假意虛情身打躬

怨我不知是嫂

見面倉粗礼不恭

鄭氏連忙还礼拜

又說是

既与你哥相交好

何不請坐到家中

何想来

到底婦人容易哄

少有見事是实情

再者夫妻非別个

結髮夫妻関切深

有意打听夫主的信

故此從裏讓來人

計千搃

一聞讓坐心暗喜

腹中自想事有音

跟随鄭氏往里走

未至了

房中重新把礼行

讓在計全椅上坐

鄭氏且不敲茶羹

他的那



心急只想問夫主 眼望千搃計全云 了送淮安至此處  
可知你哥信与音 計全見問開言道 嫂：在上請听明  
我計果 到此特为这件事 不过盡其朋友心  
甄哥素日作的事 嫂：难道不知聞  
計全他見鄭氏如此光景信了他的話了心中欢喜又見他讓進  
房中坐下開口就問說計了送淮安來可知道你哥：是为有甚  
么事情搃漕大人把他傳了去好叫我放心不下計全說嫂：  
有所不知我到这里特為給嫂：送信

計千搃

趙大跟話開言道

嫂：留神在上听

現今甄哥这件事

人命重案不非輕

大畧自

嫂：豈有不知曉

甄哥必然对你云

淮安一代誰不曉

三班之內奪尽尊

奉票就是好差使

那一案

不弄几兩雪花良

若論起

夫婦二人是好過

豐衣足食度光陰

他偏又要想外快

通連強人交录抹

就只畜

坐地分赃得般

那費利害在其中

目今強盜犯了事

拌出我哥甄哥

因此将他傳了去



大人当堂问口供

甄大哥

咬定牙关不招认

施大人

把他收在监牢中

来往全是我照应

上下打点非易容

托情跑腿不必云

这如今

算是我哥没事

说的贼人把口松

就只一件得使费

抖手全完二百员

在下家寒不能垫

穿之为难在心中

我与甄哥全商议

他叫我

速往桃源走一程

前者分的那银子

叫你给我正口封

到淮安

交代使费完了事我哥也好转家中

郑氏闻所不代慢

就将那家强盗打劫梁家分给甄得金的

那宗且连忙取出送给了计全了











